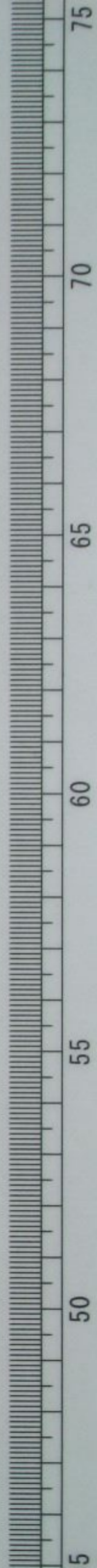


醫籍攷

卷三十二三十三
方論十一

武
2
17



武
2
17

九折
氏圖

劉氏
齊庭

同
書

醫籍考卷三十二

東都 丹波元胤紹翁 編

方論十

劉氏完素傷寒直格

三卷

存

翟氏序曰習醫要用直格廼河間高尚先生劉守真所述也
守真深明素問造化陰陽之理比嘗語予曰傷寒謂之大病
者死生在六七日之間經曰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古今
亦通謂之傷寒熱病前三日太陽陽明少陽受之熱壯於表

汗之則愈後三日太陰少陰厥陰受之熱傳於裏下之則症
六經傳受自淺至深皆是熱證非有陰寒之病古聖訓陰陽
爲表裏惟仲景深得其旨厥後朱肱奉議作活人書尚失仲
景本意將陰陽字釋作寒熱此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而中間
誤羅橫天者蓋不少焉不可不知也予語守真曰先生之論
如此何不闢此說以暴耀當世以革醫流之弊及忍而無言
何邪守真曰世之所集各異人情喜溫而惡寒恐論者不詳
及生疑謗又曰欲編書十卷尙未能就故弗克耳今太原書
坊劉生鉅梓以廣其傳深有益於世如霄行冥冥迷不知徑
忽遇明燈炬火正路昭然若有執迷而不知信行者固不足

言而聰明博雅君子能於此者原始及終研精覃思則其所
得又何待予之喋喋也

馬宗素曰守真劉先生註傷寒六經傳受直格一部計一萬
七千零九字傷寒醫鑿

錢曾曰仲景傷寒書金河間劉守真深究其旨著爲直格便
于習醫者要用臨川葛雍仲穆校刊之附以劉洪傷寒心要
爲後集馬宗素傷寒醫鑿爲續集張子和心鏡爲別集于是
河間之書粲然可觀矣

汪琥曰傷寒直格金河間劉完素撰書九三卷其上卷則以
十干十二支分配藏府又四類九氣五邪運氣有餘不足爲

病及論七表八裏等脈此醫書之統論與傷寒不相涉者也
其中卷則論傷寒六經表裏主療之法下卷則自仲景麻黃
桂枝湯外復載益元散涼膈散桂苓甘露飲共三十四方推
其意以仲景論寒熱二證不分其方又過於辛熱是書之作
實爲大變仲景之法者也

四庫全書提要曰傷寒直格方三卷傷寒標本心法類萃二
卷舊本皆題金劉完素撰傷寒直格方大旨出入於原病式
而於傷寒證治議論較詳前序一篇不知何人所撰馬宗素
傷寒醫鑒引平城翟公行遇燈之語與此序正相合殆卽
翟公所撰歟醫鑒又云完素著六經傳變直格一部計一萬

七千零九字又於宣明論中集緊切藥方六十道分六門亦
名直格此書有方有論不分門類不能確定原爲何種卷首
又題爲臨川葛雍編蓋經後人竄亂未必完素之舊矣傷寒
標本心法類萃上卷分別表裏辨其緩急下卷則載所用之
方其中傳染一條稱雙解散益元散皆爲神方二方卽完素
所製不應自譽至此考原病式序稱集傷寒雜病脈證方論
之方目曰醫方精要宣明論今檢宣明論中已有傷寒二卷
則完素治傷寒法已在宣明論中不別爲書二書恐出於依
託然流傳已久姑存之以備參考云

按劉守真傷寒治法據馬宗素及翟公語宣明論外似

別有一書則此書未全出于依託若傷寒標本味其旨趣覺非完素所撰葛雍字仲穆號華蓋山樵臨川人以錙洪心要馬宗素醫鑒常德心鏡校刊于直格卷後醫統正脈輯入其書特於直格一書題臨川葛雍編提要仍以爲是書經後人改竄抑失考耳

傷寒標本心法類萃

二卷

存

汪琥曰此亦劉守真編集也書凡二卷其上卷則以傷風傷寒中暑中濕四證爲始至勞復食復共四十六條其下卷則

集麻桂等五十二湯又無憂丸等治食積蟲積及外科之方至其治兩感證則用大小柴胡湯涼膈五苓天水通聖雙解等散熱病甚可下者用三一承氣湯或解毒合承氣湯其言實超出乎朱奉議之上然亦大變仲景之法者也

馬氏宗素傷寒醫鑑

一卷

存

汪琥曰平陽馬宗素撰書止一卷首論脈證六經傳受汗下等法終以小兒瘡疹共十一條每條之中皆引活人書於前繼則引守真氏之語以辯其非末又正以素問之文其旨大

都以傷寒為熱病無所謂寒證者是深合素問熱論中之義也

四庫全書提要曰傷寒醫鑒一卷元馬宗素撰宗素始末未詳是書載河間六書中皆採劉完素之說以駁朱肱南陽活人書故每條之論皆先朱後劉大旨皆以熱病為傷寒而喜寒涼忌溫熱然活人書往往用麻桂於夏月發洩之時所以貽禍若冬月真正傷寒則非此不足以散陰邪豈可專主於涼洩未免矯枉過直各執一偏之見矣

按醫學源流引歷代名醫圖曰金有何公務侯德和馬宗素揚從政袁景安而是書又載正治反治之法曰聞

諸守真之言則宗素亦金人當得親炙于守真之門者提要為元人誤矣

錙氏洪傷寒心要

一卷

存

汪璠曰傷寒心要都梁錙洪編書止一卷共論傷寒大率以熱病為主其用方藥第一則雙解散第二則用小柴胡涼膈天水合服第三涼膈合小柴胡第四大柴胡合黃連解毒湯第五大柴胡合三乙承氣湯共三十方皆複方也卷末則新增病後四方及心要餘論此得河間之一偏其用藥溷淆不

足法也。

四庫全書提要曰：傷寒心要一卷，舊本題都梁錙洪編，洪始末未詳。大旨敷演劉完素之說，所列方凡十八。又有病後四方，與常德傷寒心鏡皆後人裒輯，附入河間六書之末者，然掇拾殘剩，無所發明。

按：錙洪號瑞泉野叟，其始末未詳，亦似爲金人，仍附于此。

常氏德傷寒心鏡

一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傷寒心鏡一卷，一名張子和心鏡別集，舊本題鎮陽常德編，德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時代。考李濂醫史，張從正傳後附記曰：儒門事親十四卷，蓋子和草創之，麻知幾潤色之。常仲明又據其遺，爲治法心要。子和卽從正之字，知幾爲麻革之字，仲明字義與德字相符。常仲明者，其卽德歟？若然，則金興定中人也。書凡七篇，首論河間雙解散及子和增減之法，餘亦皆二家之緒論。

汪琥曰：傷寒心鏡別集，鎮陽常德編，其書止論七條，首論傷寒雙解散，及子和增法，次論發表論，攻裡論，攻裡發表論，掇衣撮空論，傳足經不傳手經論，九則害承乃制，其言雖非闡

揚仲景之旨亦深通河間之書者也。琥按著書者大都係元末時人也。

按熊氏種德堂本題曰張子和心鏡門人鎮陽常惠仲明編又李濂醫史曰張戴人興定中召補太醫居無何辭去蓋非其好也於是退而與麻知幾常仲明輩日遊潞水之上云又子和有治常仲明子患風痰藥案見于十形三療是可以徵提要說矣臨川葛雍嘗以此書附刊于河間直格後曰別集非其原目也。

張氏璧傷寒保命集

醫學源流作保命傷寒論濟生拔萃作保命集論類要

二卷

未見

汪琥曰傷寒保命集金張元素之子張璧撰書凡二卷其上卷先辯三部九候之脈又辯傷寒溫病及刺結胃痞氣頭痛腰痛等法有如辯桂枝湯幾證方幾道辯麻黃葛根湯幾證方幾道又其次曰大小青龍湯證曰大小柴胡湯證曰三承氣湯證曰大小陷胃湯證曰瀉心湯抵當湯梔子豉湯等證凡仲景六經篇證皆參以己意闡揚發明而繼以痘濕暈霍亂等證其下卷則論差後勞復水渴陰陽厥發黃結胃等證其後則續以婦人傷寒胎產雜證又小兒傷寒中風癰瘡等證是皆發仲景未發之義而深探傷寒之奧旨者也。

按此書收在濟生拔萃中其經刪畧未可知

叔和百問

佚

熊均曰張璧號雲岐子潔古之子也著醫學新說保命傷寒論叔和百問已刊附藥註脈訣內

李杲傷寒會要

佚

元好問序曰往予在京師聞鎮人李杲明之有國醫之目而未之識也壬辰之兵明之與予同出汴梁於聊城於東平與之遊者六年於今然後得其所以為國醫者為詳蓋明之世

以質雄鄉里諸父讀書嘉賓客所居竹里名士日造其門明之幼歲好醫藥時易州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明之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自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高害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有不得已為者則亦未始謁之也大槩其學於傷寒癰疽眼目病為尤長傷寒則著會要三十餘萬言其說曰傷寒家有經禁時禁病禁此三禁者學醫者人知之然亦所以用之為何如耳會要推明仲景未奉議張元素以來備矣見證得藥見藥識證以類相從指掌皆在倉猝之際雖使粗工用之蕩然如載司南以適四方而無問津之惑其用心博

矣於他病也以古方爲膠柱本乎七方十劑之說所取之藥特以意增損之一劑之出愈於託密友而役孝子他人蓋不能也北京人王善甫爲京兆酒宦病小便不利目睛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不効明之來謂衆醫言疾深矣非精思不能處我歸而思之夜參半忽攬衣而起曰吾得之矣內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爲渠輩已用滲泄之藥矣而病益甚是氣不化也格玄子云無陽者陰以無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欲化得乎明日以辟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臺椽蕭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投之病者

面黑如墨本證遂不復見脈沈細小便不禁明之初不知用何藥也及診之曰此立夏以前誤用白虎之過得無以投白虎耶白虎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臟不善用之則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投之以苦陰耶則他證必起非所以拯白虎也有溫藥之升陽行經者吾用之有難者云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拯君之治奈何明之曰病隱於經絡間陽大升則經不升經行而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爲果如其言而愈魏邦彥之夫人目翳暴生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明之云翳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合而爲病乃就畫工家以墨調臙粉合

而成色諦視之曰與翳色同矣肺腎爲病無疑矣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爲之使既効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翳色各異乃復以意消息之曰諸脈皆屬於目脈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不調經不調則其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內翰叔獻之姪櫟年十五六病傷寒目赤而煩渴脈七八至醫欲以承氣下之已煮藥而明之適從外來馮告之當用承氣明之切脈大駭曰幾殺此兒內經有言在脈諸數爲熱諸遲爲寒今脈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脈從而病反者何也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爲陰證矣輒持薑附來

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藥未就而病者凡甲黑頓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陝帥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迎明之京師明之至以長鍼刺委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二三升其色如墨又且謬刺之如是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愈裴擇之夫人病寒熱月事不至者數年已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蚧桂附之等投之明之曰不然夫病陰爲陽所搏溫劑大過故無益而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宣德侯經畧之家人病崩漏醫莫能効明之切脈且以紙疏其證多至四十餘種爲藥療之明日而二十四證減前後五六日良愈侯厚謝而去明之設施皆此類也戊戌之夏予將還大原

其子執中持所謂會要者來求為序。迺以如上數事冠諸篇。使學者知明之之筆於書。其已試之効。蓋如此云。閏月望日。河東元某書於范尊師之正一宮。

文集

傷寒治法舉要

一卷

未見

汪璠曰：傷寒治法舉要。元東垣老人李杲撰書。止一卷。首言冷熱風勞虛復續辨惑傷寒論。共舉治法之要三十二條。其法治外感。羌活沖和湯。挾內傷。補中益氣湯。如外感風寒。內傷元氣。是內外兩感之證。宜用溷清補中湯。即補中益氣湯。

中加藁本。羌活防風蒼朮也。又一法。先以沖和湯發散。後以參苓甘草三味補中湯濟之。其外則有三黃補中湯。歸鬚補中湯。共補中一十二方。又其外則有葛根二聖湯。芍黃湯等七方。此雖發仲景之未發。要其說過於溫補。不足取以為法也。琥按東垣撰內外傷辨惑論。恐有內傷之說。作傷寒者。復續上論。恐有傷寒之說。挾內傷者。故制溷清補中等湯。以主之也。

李氏活傷寒鈐法

國史經籍志十卷

佚

仲景或問

佚

按右見于滕縣志

王氏好古陰證畧例

讀書敏求記一卷

未見

錢曾曰海藏老人陰證畧例一卷海藏老人王進之盡傳東垣李明之之醫學謂傷寒乃人之大疾而陰證毒為尤慘覃思數年掇古人之精要附以己說釐為三十餘條有證有藥有論有辨以成是書刻之為前序者麻革信之乃遺山之好

友也

按濟生拔萃所輯者非全書也

仲景詳辯

一卷

佚

傷寒辯惑論

佚

解仲景一集

佚

按右三書見于醫學源流論

熊氏景先傷寒生意

佚

吳澄序曰生意者崇仁熊君景先所輯醫方也熊氏世以儒科顯而景先之大父業尚書義專門為進士師從之遊者至自數百里外景先得其家學每較藝輒屈輩流幾於貢而不偶游是大肆其力於醫醫亦其世傳也然脈理明治法審療病無不愈進於工巧蓋其所自得多矣暇日輯家傳之方常用之藥累試而驗者成此書以公其傳夫天地之德曰生為人立命而生其生者儒道也醫藥濟枉天餘事焉爾景先之儒未獲施而醫乃有濟所以贊天地生生之意其功為何如

哉吳文定公集

崇仁縣志曰熊景先字仲光北耆人世業儒醫嘗著傷寒生意吳草廬與程雪樓皆稱其善

尚氏從善傷寒紀玄

醫藏目錄十卷

佚

吳氏光霽傷寒一覽方

佚

按是書

皇朝正和中僧性全所著萬安方多為引用或稱吳月

潭然其里履未詳醫學源流亦謂雖有板刻以行未能
詳其年代出處考正和元年即元仁宗皇慶紀元也然
則吳月潭當是金元間人

程氏德齋傷寒鈐法

未見

王履曰元泰定間程德齋又作傷寒鈐法其自序曰若能精
究是書則知六經傳變三百九十七法在於指掌矣又曰六
經二百一十一法霍亂六法陰陽易差後勞復六法痊濕暘
九法不可汗二十六法宜汗四十一法不可吐五法不可下
五法可汗五法可吐五法餘亦以其說通計之却止得三百

一十八法於三百九十七法中尚欠七十八法觀其序文乃
如彼考其所計乃如此則知其猶未能灼然以得其實數而
無疑也故下文細數中止重叙六經霍亂痊濕暘陰陽易差
後勞復諸法而已彼可汗不可汗等諸法再不重叙也近批
點傷寒論者可不考其非乃一宗其所鈐字號而不敢少易
乎源回集

萬全曰傷寒鈐法好事者爲之也後世信之誤人多矣予初
喜其書取而讀之亦未覺其謬也及研精乎軒岐之旨細繹
乎仲景之書始知其謬蓋天以六氣爲節地以五行爲制以
之紀年則三十年爲一周則觀其勝負之變以之步時則六

氣爲一周而分其主客之令其所論者皆風寒暑濕燥火之氣兩陽寒暑之變昆蟲草木之化病機色脈之應非爲傷寒立說也今爲鈐法者以病日爲司天以人命求病原則一人之身平生只有二經之病何其繆也乃計日以傳經歸號以主治則尤繆之甚也惟汗瘧棺墓之說庶幾近理病之瘥甚多有不中其三百六十七法一百十三方之數又豈能數傷寒之變哉保命歌括

徐春甫曰傷寒鈐法馬宗素程德齋撰按日時受病爲治法與仲景不同實非至理用之者不徒無益反而加害也姑存其名以備顧問耳古今醫統

杜氏本傷寒金鏡錄

一卷
存

自序曰凡傷寒熱病傳經之邪比雜病不同必辨其脈證古表裏汗下之庶有不悞况脈者血之府也屬陰當其得病之初正氣相搏若真氣未衰脈必滑數而有力病久數甚氣衰脈必微細而無力方數甚也但能養陰退陽此識脈之要也或初病卽惡寒發熱後必有渴水燥熱之證或逆厥而利此熱證傳經之邪也若始終皆熱證惟熱而不惡寒故傷寒爲病初則頭痛必無發熱惡寒渴水之證一病便有逆厥泄利

或但惡寒而無發熱此寒證也此識證之妙也如古李者乃心之竅於舌心屬火主熱象離明人得病初在表則舌自紅而無白胎等色表邪入於半表半裏之間其舌色變為白胎而滑見矣切不可不明表證故邪得於裏未罷則舌必見黃胎乃邪已入於胃急宜下之胎黃自去而疾安矣至此醫之不依次序悞用湯丸失於遲下其胎必黑變證蜂起此為難治若見舌胎如漆黑之光者十無一生此心火自炎與邪熱二火相乘熱極則有兼化水象故色從黑而應水化也若乃藏府皆受邪毒日深為證必作熱證雖宜下之乃去胃中之熱否則其熱散入絡臟之中鮮有不死者譬如火之自炎初

則紅過則薪為黑色炭矣此尤則害承迺制今以十二舌明著猶恐未盡諸證復作二十四圖并方治列於左則區區推源尋流實可決生死之妙也時至正元年一陽月上澣日鄭元祐曰江右杜君諱本字原父號清碧先生苦志於學經史多手寫成集沈默寡言笑嘗一再遊京師王公貴人多樂與之交已而武夷詹君景仁由三公掾授浙東憲府照磨延先生南入武夷且買屋置田為久遠計已而朝廷修三史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各舉一處士君以南人處士徵授翰林待制奉訓大夫出至錢唐以病歸其歿於至正十年秋八月道遠不能弔令人感念云 遂昌雜錄

薛已序曰夫人之受病傷寒爲甚傷寒之治仲景爲詳人皆知之而未必能行之者豈非以其治浩繁有難卒貫者乎舊有敖氏金鏡錄一篇專以舌色視病既圖其狀復著其情而後別其方藥開卷昭然一覽具在雖不期于仲景之書而自悉合于仲景之道可謂深而通約而要者矣予者承乏留都嘗刻之太醫官舍本皆繪以五采恐其久而色渝因致謬誤乃分註其色於上使人得以意會焉今廷尉景山錢公體仁博施一旦見而悅之遂命工登梓名之曰外傷金鏡錄蓋寒之所傷本自外至嘗見傷於內亦有徵焉將詮次而繼傳之茲姑以外別之也所以然者人之一身皆受生於天心名天

君故獨爲此身之主舌乃心之苗凡身之病豈有不見於此者尚何內外之間哉特患人之不化耳嘉靖丙辰秋日奉政大夫大醫院院使致仕姑蘇薛已撰

盧復序曰敖氏不知何許人有舌法十二首以驗傷寒表裏杜清碧又增定焉薛立齋再加潤色流行於世卷帙單薄雖傳不能久存也此法大裨傷寒家乃識傷寒之捷法人身傷寒氣從同類則腎水有餘而澆犯心火矣所謂人傷於寒則爲病熱者此也故色見微於心之苗苗者其舌也欲辨內外風寒者非舌不可爲據敖與杜雖能傳之似尚未達其所以然而予姑妄擬之如此傷寒惟視舌識病則風暑濕恐亦有

定法當俟後之作者

汪璠曰：教氏外傷金鏡錄，元清碧學士杜先生著，相傳教氏三十六驗舌法，璠按仲景論，但云白胎胎滑，而此則更有純紅純黃，黑刺裂之別，復於仲景大小柴胡白虎湯、茵陳蒿湯、梔子豉湯、五苓散、三承氣等湯之外，更用透頂清涼散、涼膈散、天水散、黃連解毒湯、玄參升麻化斑等湯，此皆治傷寒溫熱之神法也。

按孫天仁萬應方第二卷末附載是書，題曰傷寒水鑑辨舌論，有杜自序，文多不同，序後記至正辛卯中秋前二日翰林學士杜本考杜沒在至正十年歲次庚寅。

而今稱辛卯是為其明年，可疑為清橋李田粉傷寒三書合璧改名傷寒舌辨，以申斗垣書彙為一編。

葉氏如菴傷寒大易覽

續文獻通考一編

佚

王圻曰：葉如菴黃岡人以儒為醫，所撰傷寒大易覽一編為時所宗。

徐氏止善傷寒補亡論

佚

按右見于古今醫統

王氏翼傷寒歌括

佚

按右見于陽城縣志

朱氏震亨傷寒發揮

續文獻通考卷闕

佚

呂氏復長沙論傷寒十釋

佚

按右見九靈山房集滄洲翁傳

呂復曰近人徐止善作傷寒補亡恐與先哲之意不合余因

竊舉大要以補成氏之未備知醫君子或有所取也

趙氏慈心傷寒釋疑

佚

按右見于傷寒治例

王氏履傷寒立法考

一卷

未見

按右見于萊竹堂書目

醫史曰王履字安道崑山人學醫於丹溪朱彥脩盡得其傳嘗謂張仲景傷寒論為諸家祖後世雖多立論率不出其藩

籀且素問云人傷於寒爲病熱言常而不言變仲景推寒熱之故履乃備常與變作傷寒立法考又謂諸病陽明篇無目痛少陽篇言胸脇滿而不言痛太陰篇無噎乾厥陰篇無囊縮凡此必有脫簡乃以三百九十七法去其重複者僅二百三十八條乃合作傷寒三百九十七法極論內外傷經旨異同并中風中暑辨議名曰源洄集一卷標題原病式一卷百病鈎玄二十卷醫韻統一百卷履篤志苦學博極群書爲文若詩皆精詣有法畫師曼圭行筆秀勁布置茂密評者謂作家士氣咸備云履元李嘗遊華山作四十餘圖書紀遊詩于其上今江南好事家藏之

按傷寒立法考一篇見于源洄集中恐非別有一書也

醫籍考卷三十二

（此處為空欄，原書內容已模糊不清）

醫籍考卷三十三

東都 丹波元胤紹翁 編

方論十一

劉氏純湯寒治例

國史經籍志一卷

存

蕭謙序曰湯寒治例者名醫劉翁之所著也翁名純字宗厚其先淮南人以事移關中遂家焉予晚生不及識翁因企慕而訪求翁後見其譜牒乃簪組裔也翁為人博極群書尤精醫道厥考橘泉先生受業丹溪之門及翁繼之醫道大行家

聲大著遂以所學於父師者爲此書蓋有以溯素問之源攝仲景之旨治傷寒者循此而行如射而中獵而獲足以起死回生易危爲安無大橫之危皆躋仁壽之域矣予得而刻之益有以廣傳翁之德惠不特此爾翁所著又有醫經小學王機微義傳於世云成化己亥歲陽月吉旦易菴居士蕭謙書

陝西通志曰劉純字景厚洪武中居咸寧博學工文辭喜吟

咏深明醫道作醫經小學壽親養老補遺傷寒治例王機微

義等書

汪璠曰傷寒治例吳陵劉純宗厚編集書止一卷其辨傷寒自發熱始至循衣摸牀其病八十七條末後又溫瘧等病

八條每條皆有治法有如發熱病其治則曰解表曰發汗曰解肌曰和營衛之類其例則曰隨經曰隨病曰隨時曰變例曰禁例曰針例其法詳審精密於仲景原論之外而能雜以後賢方治蕭易菴序云治傷寒者循此而行如射而中獵而獲可以起死回生其言信不誣矣

四庫全書提要曰傷寒治例一卷明劉純撰其體例與雜病治例相同不標六經亦不分表裏但以現證九十五種爲綱而每證推其病源與其治法亦成化己亥蕭謙所刻也

傷寒秘要

國史經籍志一卷

未見

亡名氏傷寒集義

二卷

未見

按見于萊竹堂書目

文淵閣書目曰傷寒集義一部一冊闕

傷寒撮要

一卷

未見

按右見于萊竹堂書目

文淵閣書目曰傷寒撮要一部一冊闕

傷寒捷要

文淵閣書目曰一部一冊闕

未見

傷寒類書

文淵閣書目曰一部一冊闕

未見

張氏兼善傷寒發明

二卷

未見

按右見于萊竹堂書目

黃氏仲理傷寒類證

十卷

未見

自序曰醫家之學有自來矣軒岐以降仲景傑興而醫道始大備矣可爲法於後世者惟仲景傷寒之書而已叔和王公復爲編次以利後人功亦大矣自晉而下代不乏人殷丞孫兆翰林謝復古袁士郭雍無已成公凡百餘家皆祖述其說莫不傳註啓發良多然而有失仲景之本意亦不少矣至於穿鑿附會雖有潤色文采之美缺疑既多傳註何補愈使後

人學之難也可勝嘆哉僕自幼迄老著意斯術涵濡仲景之書幾二十餘年乃敢折衷條析類證分門爲卷以其脈法精純有證有論有方者爲內編以其精粗相駁者爲外篇以其有論無方無證者爲雜篇復以平昔所聞師友討論之言或能發明仲景之微奧或得古人不言之妙悉採取之立爲傷寒辨惑入式附于類證之右以論見證則首尾相貫以說見條則言不重複使學者開卷不待披檢而門類方論脈證已粲然矣嗟夫吾嘗見人議仲景書猶儒家之六經也可謂格言矣及夫臨病施治則執以家傳秘方或得或失詰其所以則莫知適從而仲景之書已罔然矣斯亦舉世之大謬也何

則醫豈易言哉。非神聖工巧不足以參天地契陰陽。施品劑起死回骸。而造仲景之旨。烏愚謂業醫而不由仲景之門。猶儒家之不宗孔子。而好尚諸子百家者也。類證之編。深負借咎。非敢貽諸能士。特為初學者之助云耳。時洪武癸酉菊節日。蕪溪馬鞍山黃仲理序。

按

陸氏參功傷寒論類證便覽

國史經籍志十一卷

存

凡例曰。仲景張先生所述傷寒論一書。舊本多失其真。未免

魯魚亥豕之謬。今遵善本校正。或有闕疑。則亦博參諸家之書。附會其說。一傷寒論。叔和王先生雖為撰次。猶未便檢閱。今遵黃仲理先生類證分門。以便後學。仲理之說。於傷寒論各有發明者。錄於各條舊註之下。以圈別之。一傷寒論。無已成先生已有註釋。今遵舊本細書之。而以其所著明理論大書於各類之首。庶幾後學因無已之言。而馴入仲景之室耳。一傷寒賦。悉遵蒙齋吳先生之所撰。一傷寒論。舊方凡一百一十三。今增至三百三十四。悉悉朱奉議活人書。和劑局方。及陳良輔胎產藥方。曾世榮小兒傷寒藥方。李東垣此事難知藥方。非敢妄為之說。

題詞曰傷寒類證仲理黃先生所編也然其方法悉遵仲景其分門析類學者已便於檢閱也吾先君嘗欲梓行未果僕自登歲沈潛是書已有年矣但病其中少有關疑於是附會衆說及補遺經驗藥方亦不敢妄加己意故名曰傷寒類証便覽壽梓刊行嘉樂四方同志共之後之高明者幸恕僭弘治己未歲菊月之望曉山後裔陸彥功識

唐高仁序曰古今擅名醫業亡慮數百家而傷寒一證漢張仲景獨得其要嘗著金匱玉函經首論傷寒後建安初以宗族多死于是疾復著傷寒論二十二篇爲法三百九十有七爲方百一十有三醫往往熟復其辭而究極其理治傷寒輒

効書雖王叔和爲之撰次成無已爲之註釋黃仲理爲之類證錯綜訛舛遑有之鮮克釐正同邑陸氏世以醫鳴至彥功甫益工所業諸科雜證因不究心至傷寒闡仲景之室而盡其奧人之有疾而造焉者絡繹不絕其門如市彥功未嘗幸其劇而規之利養其成而多之勞宣通虛實輕重滑燥濕各以其證用是全活甚衆遐邇德之暇日出其手正仲理類證張氏書授迺子厚載暨甥張政鴻吳以順輩俾三復校讐釐爲十一卷目之曰傷寒類證便覽間示予求序且曰是先世之志也因取脈之門分類析臚列條貫且以無已之論冠置各類之首仲理之說圈列舊註之外又布運氣諸圖于前

以効用乎今備經効諸方于後以增多于昔學醫者得是編而閱之因門尋證而證不眩於尋因註繹理而理不勞於繹因法治病而病不難於治因方制藥而藥不惑於制其所謂升高而賤遠宅中而觀隅誠有便於覽者元翰學後初有言李明之傷寒會要見證得藥見藥識證以類相從指掌具見倉猝之際粗工用之如載司南以適四方無問津之惑是編之輒不啻過之嗚呼亦仁矣雖然五方異習五氣異感五行異稟則五性易便蓋有同疾而殊治者醫惟不離其類而亦不遺其類不盭其法而亦不泥其法不失其方而亦不執其方斯可矣膠柱調瑟而不能以言消息而曰醫師之良也吾

惑烏弘治己未秋九月菊節日同邑新菴唐高仁序

程敏政題歙陸氏先祠記後曰陸君彥功世以醫鳴徽歙間而又篤于祖烈觀此記可見矣古稱醫為仁術仁之施必由親始若彥功者豈非難哉今彥功被召至京師醫名日著蓋有淮用之漸矣力以毋服辭仁不遺親益難予因託人為錄此記而掃之彥功服闋北上將供養尚方大著醫國之功使仁術所施者益廣則所以發先世之幽光者不益遠乎彥功六世祖夢發文丞相同榜進士官至大府丞有曉窓集予未之見也方虛谷先生亟稱之彥功當寫一本見寄予輯新安文獻志仁賢之言豈不少哉文集

徐春甫曰陸彥功新安古歙人世以醫鳴至彥功益著遐邇
求療日益効衆朝廷聞而徵官大醫院辭歸編述傷寒類證
便覽十卷今行世

趙氏道震傷寒類證

未見

定遠縣志曰趙道震字處仁全華人精於醫凡軒岐以下諸
書靡不精究受學丹溪所造益深洪武己巳徙籍定遠活人
頗多未嘗言利永樂丙戌上命行人召修大典運氣書震董
其事歸而課子醫業暇則歌楚辭以自適卒年八十四所著
有傷寒類證傳於世

王氏日休傷寒補遺

未見

盛氏寅六經證辯

未見

汪璠曰王日休有傷寒補遺盛啓東有六經證類呂滄洲有
內外編張氏續編二論中每節取其語及訪其書又秘而不
傳淺見寡聞甘爲世誚

吳江縣志曰盛寅字啓東以字行速之子工詩善醫永樂中
治內侍蠱竒驗聞於上召對稱旨授大醫院御醫太子妃孕
而疾動命寅診之曰此血疾也當用和藥諸醫皆駭沮妃令

言利藥者進治明日疾大已乃錫金幣直錢千緡寅在上前
持論梗梗上甚重之扈從北征尋掌太醫院事宣德元年賜
勅褒嘉日待上命視親王疾有效特賜白金良馬嘗應制賦
瑞雪詩又嘗與同官韓叔賜奕於御藥房駕卒至不及屏二
人叩頭待罪上命終局因御製醉太平詞一闋以賜仍命作
詩其寵遇如此正統元年丁父艱歸周文襄公忱素善寅餉
米百石寅却之貽以詩有魚龍江海夢雀鼠稻粱謀忱歎服
為服闋將赴都忽遘疾自診脈曰吾不起矣臨終作詩三首
年六十七弟宏子傑從子倫孫愷俱以醫世其家傑性耿介
嘗使家童輸糧於官多取一籌以歸傑怒置米屋後以餉鳥

崔初寅醫得之王高士賓賓得之戴原禮原禮得之丹溪朱
彥修故其術特精時又有劉敏李思勉者俱傳寅術寅所著
流光集

徐氏彪傷寒纂例

二卷

未見

按右見于松江府志

沈氏貞傷寒會通

未見

崑山縣志曰沈貞字士怡業精於醫志在濟人未嘗嗜利患

傷寒難治因以仲景論為主取李浩或問郭雍補亡由漢迄
今凡論傷寒者集而為專書名曰傷寒會通吳下諸醫謂其
補仲景之未備

趙氏景元傷寒類例

未見

按右見于傷寒明理續論序

陶氏華傷寒全書

國史經籍志五卷

未見

傷寒瑣言

一卷

存

自序曰醫之為道何道也曰君子之道也苟非存心有恆者
可輕議哉何則夫藥之性能生人亦能殺人蓋操之不得其
要則反生為殺矣惟君子則立心不苟故其為業必精及其
臨病則必詳以審故能化悲痛為忻歡小人之性忍以貪貧
則惟利是圖忍則輕忽視人命逮及臨病則誇以畧不察病
之虛實輒投瞑眩之藥不殺人也幾希吾固為君子之道也
予晚年得子方逾弱冠柔軟多病習懶不能自強必非能受
此道者日夜痛心懼夫吾歿之後有病委之庸醫足可以傷

生滅性孟子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有子多病不傳以濟生之道一旦夭札祖宗之祀事絕矣豈爲人父之道哉某今年七十有七衰邁殊甚桑榆之日豈能久照日夜用心以緝成傷寒明理續編論法雖畧備非有師承口訣不能融會貫通于心又著瑣言一卷文雖鄙俚然言簡意到其中包括仲景不傳之妙皆世所未嘗聞見剖露肺肝以罄其蘊奧寔升高之梯階當寶之如珠玉潛心玩繹搜索以盡厥旨有疑輒問不可因循務期日進高遠司馬溫公曰達則爲良相不達則爲良醫豈非君子之道乎汝宜服膺此訓敬慎而行之他日倘能以斯道濟人亦君子也若存心不古以吾言爲妄謬及

以斯道殺人負吾之用心非吾之子也正統十年乙丑中元日餘杭節菴道人陶華

傷寒家秘的本

一卷

存

陶華曰吾老矣傷寒專科實得仲景先師厥旨雖無萬全之功十中可生八九嘗著有書不能盡心刻骨因今老邁後恐繼業者不得其傳有玷名行遂將一生所畜肺腑語句併家秘不傳之妙及一提金殺車槌法逐一語錄于後論註證而證註脈脈註法而法註方再三叮嚀吾後子孫不必集閑方

而覩別論別繁亂而莫知其源必須熟記久則自然精貫不與庸醫伍不使時醫笑可也爾宜珍藏受授謹之慎之毋怠毋忽故戒

傷寒家秘殺車槌法

一卷

存

陶華曰吾專傷寒深明奧旨脉正則道合神機用藥則隨手取應的本續論全備發明殺車槌法世之罕有永為養生之寶矣今將以秘驗三十七方就註三十七槌法二十條煎法二十條劫病并製解法名殺車槌也實為我肺腑不傳之妙

我後子孫一字不可輕露莫與俗人言莫使庸醫見爾宜謹慎珍藏毋違我之致囑也

傷寒證脈繫截江網

一卷

存

陶華曰傷寒之病非比雜科乃大方脉之首務也其間脉理精深良震無常死生反掌甚所難明苟或有稱治傷寒者未免羊質虎皮然則名譽虛隆而實德則病矣余早年盲學昏昏如蠅觸牖後得漢長沙張仲景先師治法所得王叔遺著名曰遺芳嘉秘玩而誦之以開茅塞手足舞蹈不自知也數

試數効豈不珍重哉。第恐吾老子亦猶前之昏學。臨病無措。故將遺旨。應手得心訣法。纂以成集。名曰傷寒證脈藥截江網。存與朝夕講覽。以省省己之愚。

傷寒一提金

一卷
存

陶華曰。余雖專傷寒科。必出于庸俗誇誕之醫。萬萬且余一生所蓄肺腑家秘。語句方法。俱已備載。發揮窺我門牆者。雖有多人。然片言不繁之要。不得再四經目講明。故述啓蒙提法脈要貫珠數。一一開註。明白所示。自宜謹慎深密。勿授受

於非人。毋輕泄於澆薄。莫負我之用心耳。

徐春甫曰。傷寒六書六卷。明臨川陶華尚文著。號節菴六書名瑣言家秘。殺車槌一提金。截江網是也。惜其不能發仲景之旨。

汪琥曰。傷寒六書。明餘杭陶華尚文著。書凡六卷。其第一卷曰瑣言。第二卷曰家秘。第三卷曰殺車槌。第四卷曰一提金。第五卷曰截江網。第六卷曰明理續論。命名鄙俚。辭句重複。辨證不明。方藥雜亂。以至俗學傳習。流禍至今未已。王宇泰曰。陶氏之書。不過剽南陽陸餘。尚未望見易水門牆。而輒詆傷寒為非全書。聾瞽來學。蓋仲景之罪人也。

傷寒治例點金

醫藏目錄作點點金

二卷

未見

傷寒治例直指

二卷

未見

傷寒直格標本論

一卷

未見

按右三書見于浙江通志

錦

徐春甫曰傷寒治例四卷陶華著述直格六書而作之其論雷同而別無方法其實一書而為三書矣

傷寒段段傷寒全生集作十段錦

醫藏目錄卷闕

未見

閔芝慶曰陶氏十書乃先後隨筆成稿未經刪定故多舛錯

且多雷同也傷寒闡要編

趙氏心山釐正傷寒六書

醫藏目錄六卷

未見

童氏養學傷寒六書纂要辨疑

四卷

存

自序曰余嘗苦夫傷寒者苦其無要也仲景之書傳世已久遺
帙頗多不可為要也審矣嗣是而叔和之詮次未免穿鑿成
無已之註釋並無正訛可為要乎即古之 見微九

訛

訛足補仲

景書之未備惜其立論見之瑣言者復見之家秘見之續論

見之截江見之提金見之樵法不免層見疊出此蓋要而未
集辨而未明也 下 十有餘載集其書矣有完本初集
矣再集矣其集猶未確也及見中吾劉先生之集乃欣然曰
此集真為得要然猶仍六書之舊戰汗之條未載痞結之證
多舛又為集之闕典余從而纂之辨之去其繁蕪補其闕畧
剖其正訛而纂要辨疑乃成于是求其梓於趙師有光號補
別師復云此一集也真仁者壽世之術苦心極矣彼蒼有知
諒不令苦心之人至於湮沒知言哉知言哉崇禎五年李冬
月望日邵武縣儒學訓導童養學壯吾識

楊氏恒山傷寒宗陶全生金鏡錄

未見

吳學損曰傷寒科首宗仲景其次莫若陶節菴後世名人辨論雖善終無便于後學吾友楊氏恒山著有傷寒宗陶全生金鏡錄一書簡該精富誠仲景之功臣節菴之正傳也痘疹四合全書凡例

熊氏宗立傷寒運氣全書

明志十卷

存

自序曰陰陽升降運氣之常道也蓋司天在泉上下其位五運有太過不及之異六氣有逆順勝復之殊在昔軒岐之聖

憫生民之札瘥啓素問作內經有曰先立其年以知之氣左右應見然後乃可知死生矣然微辭奧旨未能究研况傷寒之病傳變不常非雜病可比苟能明歲時之推移陰陽之變異主客之勝復補瀉之盛虛以至實實虛虛損不足益有餘而不罹於夭橫者少矣迨漢張公仲景以不凡之姿殆深究內經探微索隱繼往聖開來學迺述傷寒雜病論凡十卷則假如再三至於鈐訣脈病證治一遵仲景成法使人展卷則三百九十七法之昭明一百一十三方之顯著群疑冰釋次序條貫是編既成目之曰傷寒必用運氣全書敬質於致仕節判考亭黃公景衝侍御三衢丁公元凱僉謂纂圖括例俱

以詳明有裨後學因勤工繡梓以廣其傳僕不揣凡庸自
忘鄙陋而搜求取舍之是否尚俟高明君子辨正云天順二
年歲在戊寅秋七月良日鰲峯熊宗立道軒

虞搏曰或問鰲峯熊氏纂集運氣全書及撰爲傷寒鈐法以
病者所生年月日時合得病之日期推算五運六氣與傷寒
六經證候無不吻合謂某日當得某經某經當用其藥而以
張仲景一百一十有三方按法施治如太陽無汗麻黃湯有
汗桂枝湯之類使後學能推此法不須問證察脈但推算病
在此經即用此經之藥實爲醫家之捷徑妙訣也吾子可不
祖述乎曰此馬宗素無稽之術而以世之生靈爲戲玩耳竊

謂上古聖人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以十干配而爲五運以十
二支合而爲六氣天以六方寓之歲以六氣紀之以天之六
氣加臨於歲之六節五行勝復盈虧之理無有不驗傳曰天
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今
草莽野人而以人之年命合病日而爲運氣鈐法取仲景之
方以治之是蓋士師移情而就法也殺人多矣知理君子幸
勿蹈其覆轍云醫學正傳

楊氏珣傷寒撮要

醫藏目錄卷闕

未見

唐氏椿傷寒百問

未見

按右見嘉定縣志

嘉定縣志曰唐椿字尚齡參考諸家方論至老不倦起臥飲食未嘗去書所著原病集論七情六淫之傷飢飽勞逸之過為鈐法鈐方醫之指要無所不具今方術家多宗之從子焯最著

吳氏變傷寒蘊要全書

醫統作傷寒蘊要浙江通志作傷寒蘊要圖說

四卷

醫藏目錄作八卷

存

自序曰予醫業始於鼻祖吳仁齋至父仕宗三世也不幸蚤年失怙遂荒於醫暨長始讀黃帝內經仲景傷寒論之書懵懵然茫若望洋而無所知切嘗自恨賦性魯鈍學不迨人奈何經意言簡義奧援引幽邃初學為難讀而置之訓故弗明竟不能會其旨要乃知醫法豈易言邪遂乃訪求師範窮究諸書申請講解三十餘年頗有所得畧見萬分之一也幸辱見知於所司舉為醫學正科未幾召入太醫院選進御藥垣供事日近聖天子清光以晷報稱於萬一及侍春宮進藥頗有効勞歷陞御醫院判荷蒙聖明恩至渥也居無何以疾上聞賜告回還暇日抑考古今傷寒諸書觀夫仲景傷寒大論

其例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與夫六經傳變陰陽虛實發汗吐下告戒諄諄施治變化微妙無窮實爲濟生之惠萬世不易之大法也惜乎世代湮沒而不復全不能使人無憾焉厥後南陽朱奉議作活人書深有補遺仲景之書三山趙嗣真釋其書而有可疑者甚多蓋此書又難於專用也近代雖有傷寒書迭出者而欲以文法詩賦意在協於音韻殊不知失其本義雖錦繡千篋終不能以禦烈燄之寒曾若一狐裘之愈哉且夫傷寒六經傳變之際陰陽幽顯之微如火極而似水水極而似火之證往往不識疑似參差猶豫進退而無更新之道或亂投湯劑或袖手待斃者有之故經曰陰

盛陽虛汗之則愈下之則死陽盛陰虛下之則愈汗之則死虛盛之治相背千里吉凶之機應若影響豈容易也哉又曰桂枝下咽陽盛則斃承氣入胃陰盛以亡死生之要在於須臾視身之盡不暇計日仁者鑒此豈不痛歟此之謂也蓋其不忍人之心所不能已也於是潛不自揆蒐輯仲景傷寒大要之法而爲之主傍取諸書鈎其玄者附益之非敢別爲議義互相牴牾也嘗萃鱗集目之曰傷寒蘊要全書每一過目輒見舛遺遂至四年三復讐正以銀諸梓不敢自謂已至兩傳之將來大槩欲其古今端緒同歸以便省覽而已管見如斯庸俟賢哲君子改而正諸庶俾後之爲醫者皆知有所取法

云弘治乙丑仲春上巳太醫院院判錢塘吳綬序
凡例曰是書本素問之說則稱內經曰也本以傷寒論之說
者稱經曰也本於諸書之說者則引具諸書之名中間亦有
語句不便者則隱而不發以成一書之便焉一首錄內經五
運六氣之法者此為醫家之先要也若不知天道歲氣之理
而欲語治傷寒者如無目夜行復臨深池危哉一經絡不可
不知凡傷寒必識病在何經為主其陰陽冷熱不得而明也
若不識經絡如涉海問津茫若望洋而已一察色凡至病人
之所必先察其面色觀其精神動靜語言何如然後切脈參
詳而斷吉凶也一切脈以浮中沈三法為主蓋傷寒之脈不

可與雜病同日而語曰所以只取傷寒脈法雜病不取也一
審證凡看傷寒必審病人日數與夫曾服何藥病因從何而
得目今大小便所去何如俱問也一傷寒正名自有六經傳
變為病者是其溫病時疫等證各有本條宜詳辨而治之
汪璠曰傷寒蘊要明太醫院判錢塘吳綬集書凡四卷其第
一卷首叙或問運氣察色驗舌辨脈及六經傳變藥性制方
煎服之法第二卷辨傷寒溫熱合病併病兩感時氣寒疫冬
溫溫毒濕溫溫瘧溫疫中暈中暑霍亂瘧證痰證傷食虛煩
腳氣皆有方治後論傷寒則曰大頭例發斑例發黃例又發
狂心下滿欬喘悸等共二十三例第三卷辨三陽經熱標本

不同則曰表證發熱例表證惡寒例汗不徹汗後例至譏語
鄭聲懊懷共三十六例第四卷辨陰陽二證例又陽證似陰
陰證似陽至婦人小兒傷寒共五十一例末後復繼之以用
針之法大抵此書雖勝於陶氏六書止以便俗學尋例檢方
初不知仲景論為傷寒根本舍本逐末求之多岐是雖終身
治傷寒而未悟其理吾恐其療雖多而誤治者亦不少是亦
聾瞽來學者也

彭氏

用光續傷寒蘊要全書

醫藏目錄四卷

未見

史氏寶傷寒要約

未見

嘉定縣志曰史寶字國信蕭山人僑居邑中通陰陽虛實之
變聞有禁方必重購之近世惟推東垣李氏丹溪諸人不論
也人冬月鼻血不已寶教之服胡椒湯其人以為戲也固問
其說時方收豆置數粒斗中而急蕩之宛轉上下如意稍緩
遂躍出乃謂曰此則君之病矣人之榮衛調和則氣血流通
君腦中受寒故血行澀澀則不得歸經故溢出耳非熱病也
竟服胡椒而愈所著傷寒要約傷寒要格昔人所不及也

傷寒要格

未見

亡名氏傷寒一掌金

未見

按右見于古今醫統

皇甫氏中傷寒指掌

十四卷

未見

四庫全書提要曰傷寒指掌十四卷明皇甫中撰中字雲洲
仁和人其書原始內經發明仲景立方之意於諸家議論獨
推陶華十三卷載節菴殺車槌法中識于後云先君菊泉與

陶翁厥嗣廷桂善嘗得其所著傷寒瑣言及殺車槌法傳心
之秘旨云然節菴六書至今為傷寒家所詬厲則此書抑可
知也

徐春甫曰皇甫中號雲洲仁和人世業儒醫至中尤顯所著
明醫指掌十卷有謂審八脈以明八要可為後學之指南

王氏震家寶傷寒證治條明

九卷

存

醫籍考卷三十三

平野良佐抄寫

論傷寒六書

昔漢張仲景著傷寒論為醫學之祖然其言專為冬時正傷寒而設其於春溫夏熱之異內傷外感之辨未之及也劉河間出而發明溫暑之不可與傷寒同治李東垣出而發明內傷之症與外感相似而絕不同至朱丹溪更發明西北方多正傷寒東南方少正傷寒而治法迥別其論益以精晰矣仲景之言奧雅難解其藥劑與今全不同唐宋以來多通其意師其法而不盡用其方迨明陶節庵始以己意變亂古制其論率多淺易行於世俗雖其言為即病之傷寒設而溫暑兩症語焉弗詳至內傷則畧不之及於是翕然遵用其書凡諸雜症槩以傷寒治之而

殺人不可勝數矣。夫桂枝麻黃兩湯之不可輕用人，知之矣。承氣白虎孰非為即病之傷寒設，而可一概用之乎？仲景於傷寒之自陽經傳入陰經，與直中陰經，其治法較然有辨，則溫暑之治裏亦必不同。陶氏每謂諸症解表不同，而治裏則同，豈其然乎？自仲景以來二千餘年矣，古今風氣異宜，方所各別，而謂承氣白虎可一槩用之，此必不然之論也。陶氏以六乙順氣湯代三承氣，而仲景之指盡失。又輒用三黃石膏湯、三黃巨勝湯視白虎，且十倍過之。雖有回陽返本湯、回陽救急湯，再造湯附於其中，而亦雜以大黃黃連石膏加焉。其大指主於寒涼攻下，絕不為謹護元氣之計。金壇王氏謂其龍龔曾來學，為仲景

之罪人，非過論也。李東垣曰：內傷者極多，外感者閒而有之。又曰：初非傷寒，以調治差誤變而似正傷寒之症，乃藥之罪也。朱丹溪曰：傷寒內傷者十之八九，總以補元氣為主。又曰：凡症與傷寒相類者極多，皆雜症也。初有感冒等症，不可便認作傷寒。妄治西北二方極寒肅殺之地，故外感極多；東南二方溫和之地，外傷極少。雜病亦有六經所見之症，故世俗混而難別。觀李朱二先生之言，誠發傷寒論之所未及，而為仲景之功臣矣。陶氏生李朱之後，不能詳考，而輒以己意變亂，且妄稱得仲景遺意，其書刻本又多脫誤。瑣言六神通解散後，脫每服五錢四字，殺車槌三黃石膏湯後脫每服一兩四字，此俗醫妄用石膏所由來也。世之庸醫不學，以其便已而

私之以為枕秘於其脫誤亦不能曉并陶氏之指而失之肆然號於世曰吾專門寒科也世亦以是推之死者接踵全不自悔而病家俱懵不覺悟以余所見傷飲食者傷勞倦者傷暑者傷濕熱者槩以傷寒施治皆死於旬月之間其有年少氣壯得以垂死而活反以為藥之功不知其本無大症其至此者皆藥之罪而不死者特幸而免耳余既目擊其害故舉李朱二先生之言鐫于申之以告世之病家庶有萬一之悟而并及所據陶本之誤世醫聞之亦或有憮然於斯焉

金壇王氏傷寒準繩序云陶氏之書不過剽南陽

此當指南陽活人書

而言蓋謂朱奉議肱奉議非南陽人其云南陽活人書乃言本之仲景耳仲景南陽人也唾餘尚未望見

易水門墻而輒詆傷寒論為非全書龍龔齋來學蓋仲景之罪人也而世方宗之天枉可勝道哉凡例云後人治傷寒者既皆識仲景之法不盡又不知其病本於內傷虛勞而思補養但用汗下致死者其殺人何異刀劍興言至此切骨痛心今雖以後賢補養之法附載於篇而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尤望臨病之工重人命而懼陰譴孰玩此書無疑於心而後下手用藥即不能然寧過於謹護元氣無益浪汗下而後庶幾其少失也按陶節庵六書行世已二百餘年無有昌言其非者獨宇泰先生盡力排之而世莫之知也故特表而出之其凡例言後人治傷寒之悞絕為深痛苟稍有人心者其得不憬然於此併附著之孟子曰

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覽者可以識字泰先生之意而無疑於余言也已

用石膏辨

石膏本經微寒而別錄以為大寒別錄是也張潔古云陽明經大寒之藥能傷胃氣令人不食非腹有極熱者不可輕用李東垣云胃弱者不可服其丁寧告誡如此張仲景傷寒論用白虎湯者三用白虎湯加人參者六白虎湯以石膏為君主之藥大抵皆大煩大渴表裏俱熱脉洪大或沉滑者方與之又云表未解者不可與成無已云白虎湯立秋後不可服服之必為噦逆以致虛羸者多矣朱奉議云白虎治中暑及汗後解表藥非

治熱病而夏月伏陰在內尤宜戒之李東垣云血虎發熱證類白虎誤服白虎必死孫兆云四月後天氣熱時宜服白虎湯然四方氣候不齊及歲月氣運不一方所既異當用之時亦宜兩審近時陶氏亦云無渴者不可服此藥為大忌吳氏云足陽明本經發熱潮熱表裏俱熱舌燥煩渴之聖藥如陰傷寒面赤煩躁身熱與胃虛惡心大便不實脉弱食少無大熱者不可用也誤用之傾危可立而待矣趙氏云白虎五六月中暑必用之藥然當審其虛實夫有是病則服是藥大煩大渴之證非白虎不能解然古人再三諄囑即使當用必宜詳審則白虎之不可輕用明矣經云石之性悍石膏質柔膩而性寒涼沉重著於腸胃

卒不可除。仲景傷寒之用，加人參者過半。雜病中暈，亦加人參。溫瘧去人參，加桂枝，皆所以救其寒也。又石膏古方用一觔，乃打碎用綿裹煮，用與今煨研者迥別。活人書改用四兩，每服五錢。劉河間號用寒涼，而其立方亦準此。證治準繩改服二兩，以方計之。活人書所用石膏僅一錢一分，證治準繩亦不過二錢二分而已。吳氏曰：古方大陷胸湯，大黃六兩，今止用六錢，足矣。人弱病小者，又當減半，或四三之一。芒硝一升，今用二三錢，以例推之，則石膏可知。今人不論何時何證何脈，輒用白虎湯，石膏有用七八錢者，有用至一二兩者，幾以為常用服食之藥。其氣壯年少者，尚可稍挾虛者，上為嘔逆，下為泄利，不能食而斃。

者不知其幾矣。此殺人慘於刀劍，而世莫之知也。偶見有一二愈者，以為此藥之力，而其死者，則曰病不可治。大黃芒硝，猶有言其誤者。至石膏則不復言矣。周禮醫十失四為下，是病自愈者，半非石膏之力，而脾胃既傷，傳變不一，其禍貽於異日。醫者姑以徼一時之效，不復為人性命計，而病家懵然從之，隨於坑窞而不覺其可哀也已。余非知醫者，但目擊近日受石膏之害者甚多，故舉前賢之論，詳列之，庶醫者少知所警，而病家不大蒙其害焉。

余既為此辨，後閱本草經疏有云：石膏起死回生功同金液，用之甚少，則難責其功。世醫習罔解，特表而著之，其附

白虎湯方石膏自一兩至四兩麥冬知之知母自七錢至三兩
又云自一劑至四劑乃知今俗醫所據以此其云劑當以兩
言四劑當以四兩言俗醫不察并其本意失之按繆仲醇
以醫名於近世而其為經疏則謬誤甚多前輩有云經疏
出而本草亡非過論也其稱石膏之功遺禍至今而未已陶
貞白言註本草誤則殺人其謂是歟又國朝之初高沙袁
體庵亦以醫名而用藥多寒涼蓋國初創造之時民氣
剛強藏府堅實筋骨壯盛故寒涼為宜然其立方大抵用東
垣法以錢計分計而已今休養溷煦八十餘年民人安於太
平逸樂藏府筋骨迥異昔時而輒以大苦大寒之重劑

肆行政伐視人性命有同草芥余不識其何說也今之俗醫
既庸且妄未必盡見經疏亦未嘗考體庵之傳云何而影
響剽竊或有接是以自解者故附及之以祛世人之惑焉
又考陶節庵六書其殺車槌中載三黃石膏湯石膏兩
半後脫每服一兩四字瑣言中亦載此方分明可按也又瑣言
中六神通解散通誤石膏二兩後註云治時行三日如葱
白香豉前服殺車槌中亦載此方如川芎羌活細辛註云治
時行三月後謂之晚發據此則日當作月下脫後謂之晚發
五字前疑作錢上疑脫每服五三字瑣言本方六味共十三
兩五錢斷無作一服之
理前字必錢字之誤又按此方準繩不載丹溪心
法附餘有之石膏止用八分正合每服五錢之數大抵俗醫

所據不過陶氏書而於其文義往往多不解至其脫誤萬
不復能考証矣以是堅據其言而閒有二幸愈者益以
自信救人如麻略不復顧為究其底裏如此真可嘆余所
云未必盡見經疏亦未嘗考體庵之傳云何非妄論也因
并附及之

三黃石膏湯七味約共七兩以每服
一兩計之石膏不過二錢有奇而已

右清王樹心白田草堂存稿 乾隆中人

